

山水小品集

汪兆銘



劉大杰編

山水小品集

北新書局出版

民國廿三年六月付版
民國廿三年八月初版



山水小品集

實價六角

編者	劉大杰
發行人	李新志
發行所	北新書局
印刷者	美華書館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平 成都 開封 南京 溫州 汕頭
廣州 廈門 武漢 重慶 昆明 濟南
北新書局分局

序

中國古代文人描寫山水的文章，總是帶着考證的成分多，表現性靈的少。一個塔一塊碑一隻破廟，建於何代，毀於何代，復修於何代，他們都詳細地寫在那裏，好像要這樣才可以表現作者的學問。這樣一來，這些文章，都變成死板板的歷史記載，失却美麗的活潑潑的山情水意了。山水變成了主人，作者變成了奴僕。好比都穆的遊名山記，就是一個好例。

明朝馬元調先生，在他的橫山遊記後面，有一段話，正是這個意思。他說：『余嘗謂遊山記，記一時之遊，非爲其山水作記，止宜及遊者事物所感觸，及當日山光水色。若夫山中委曲纖細，圖與志宜詳之，非遊者事。且遊者不過偶涉足經行其際，卽遇奇絕，不過攀援一登，箕踞少坐，不一二刻，當轉而他，其委曲纖細，雖欲詳之，恐實未暇。且某岩某壑某亭某樹，幾折幾里，凡此皆山之定局成勢。先

有遊者，其記云云，後復云云。毋乃重複少味，讀之生厭。每見名山，如三峨五台之屬，士大夫官遊其地，莫不有記，大率整理舊案，互相祖述耳。……』

中國的山水文章，大半是患了馬先生所說的這種毛病。有了這種毛病的文章，便不容易表現作者對於山水的情韻，和山水給與作者的靈感，所謂山容水態的顏色，也就因此而淡薄了。

我平日歡喜讀遊記，但又痛恨那種考證式的遊記。這本書，就是完全依着我這種好惡編選出來的。這書裏面的幾十篇東西，我相信都是極好的小品文，都是美麗的山水畫，都充分地表現出作者的靈感與興緻的好文章。我想，這樣的東西，愛讀的人也不會只有我一個罷，印了出來，大家看看，不也是很好嗎？恰好書局的主人，也贊同這意思，於是乎我這本小小的書，便很幸運地出現在人間了。

一九三四八月大杰於上海。

目錄

序

袁宗道

白蘇齋遊記

袁宏道

解脫遊記

袁中道

西山游記

史鑑

杭州遊記

宋彥

目錄

一

二〇

二四

四四

山行雜記·····六五

浦 勳

游明聖湖記·····八四

歸 莊

觀梅日記·····一〇五

劉大紳

看桃花記·····一二六

李慈銘

羅菴遊賞小志·····一三一

曹申吉

南行記·····一七一

沈 彤

包山七景記·····一九一

白蘇齋遊記

袁宗道

西山一

行昌平道中，風起塵飛，諸峯盡失。午後風定，依沙河岸而西，褰帷一望，葱青刺眼，心脾頓爽。漸近金山口，巉西趨，勢若奔馬。俄儀部王君俞君繼至，俞君見余喜甚，遂同至臥佛寺。寺宇不甚宏，兩殿各臥一佛，長可丈餘，其一滲金甚精。門西有石磬，方廣數丈，高亦稱是，無纖毫剝缺。上翔觀音堂，前餘石丈許，周以欄楯。諸公趺坐檻前。忽聞足底作叱叱聲，又類爆豆，余細尋之，乃石磬下有小竇出泉。淙淙琤琤，下擊石底，遂命童子取泉，啜一盞而行。

西山二

自觀音堂下穿疎木中，數度石澗，趾漸高，茆屋石垣，蕭然村巷。巷盡見朱門

碧澗，是爲碧雲。澗深丈餘，作琴瑟響。堂殿依山，從夷入危，歷數百級乃登佛殿，然苦宮室蔽虧，不堪遠矚。登中貴墳垣，乃及山腰，從上望都城，睥睨可數。復下觀卓錫泉，泉瀉下石澗，東西流注。方池後有亭，旁有洞，池前爲柏垣，垣外竹可一畝，炎日颯颯生寒。泉伏流其間，至香積廚，以手掬飲，清冷徹肌。殿前甃石爲池，金鯽萬頭，翕忽水面，投以胡餅，噉噉有聲。夜與俞汝成諸公飲法堂石軒，劇談至丙夜。汝成與余分榻而臥，訊余近日所得。余曰：『賀賀如昨，第稍覺昨非耳。』又問元神與思慮神是一是二，余曰：『元神思慮神總是影子，元神屬靜，思慮數動。旣落動靜二相，便是陰界根塵中物。故玄門所寶爲極則，正禪家所謂重厚昏沉也。』汝成頷之。

西山三

宿碧雲之次日，櫛罷，卽繞山麓南行。垣內尖塔如筆，無慮數十，塔色正白，與山隈青靄相間，旭光薄之，晶明可愛。南望朱碧參差，隱起山腰，如堆粉障，導

者曰：『此香山寺也。』寺南一山，松蘿竹柏，交羅密蔭，獨異他山。行度橋下，魚朱黑二種，若遊空中。觀已，拾級而上，級十倍碧雲，佛殿甚閎壯，大抵西山蘭若，碧雲香山相昆季。碧雲鮮，香山古，碧雲精麗，香山魁恢。余笑語同游，若得碧雲爲臥室，香山爲酒樓，豈羨化樂天宮哉。殿檻外兩山環擁，遠望一亭踞山半。余色動，遂拉俞君李君王君穿磴道，可二里，始至亭。亭曰流憩，下視寺垣，如墮深壑。余仰視山巔，尙插雲霄。少憩，余賈勇復登，俞君從，石屑确确拒足，十步一息，有眠牛正黑色，余取松根叩之，鏗然鳴吼。又數里，達絕頂，俯視垣外，人尺許，馬如羊，左右諸山俱若屏息環圍者。山外北向，層層峯巒，奪迅而出。西望杳杳，有水如白玉瑛，疑是桑乾河。俞君謂此遊奇甚，恨不能作蘇門嘯，令萬岩響應耳。忽山下砲聲振林谷如迅雷，余大笑，此孫登嘯聲也。坐食頃，俞君思得酒佐倦。余曰：『此中飛鳥不到，酒安得至。』語未竟，一長鬚攀蘿疾登，捷若猿猱，手挈一壺。問之，懼不答，第芒芒左右視，蓋遊客從者失道至此。俞君戲語之，我

乃飛仙，可取酒供養我，其人計不能脫，以壺踞獻，遂取壺蓋，遞飲數巡，探鷄夷之腹，無餘瀝矣。下飲來青軒，軒前兩腋，皆疊嶂環列，對面寬平如砥，芙蓉十里，秔稻千頃皆在目。

西山四

玉泉山距都門可三十里許，出香山寺數里，至山麓。鱗泉流匯於澗，湛湛澹人心胸。至華嚴寺，寺左有洞曰翠華，有石牀可憩息，題詠甚多，莓漬不可讀。又有山洞在山腰，若鼠穴，道甚險。一樵兒指曰：『此洞有八百歲老僧。』從者棄行李爭往觀，呵之不能止。及返，余問果有老僧否？曰：『僧有之，然年止四五十。迺知樵兒妄語耳。』寺北石壁甚峻，泉噴出其下，作裂帛聲，故名裂帛泉。有亭可望西湖，故名望湖。

西山五

余與伯典觀裂帛泉畢，將行，余指東一山問寺僧。答云：『鑿山。』余誤記石

經洞在此，偕伯典探焉。度橋而南，人家傍山，小具池亭，桔槔鋤犂，咸置垣下。西湖當前，水田葦布，酷似江南風景。既至山下，僅一敗寺，破屋頽垣，扁白圓靜。一僧作禮甚恭，余問石經無恙否？僧茫然不能對。乃共伯典闢寺後扉，踰山巔，頑石縱橫，無復所謂石經者。僧舍中殘石斷碣，悉經爬搜，有一石類磬，疑洞中物，相與嗟歎久之始歸。暇日偶檢遊名山記，石經藏小西天，非甕山也，不覺失笑。

戒壇山一

戒壇山西山幽邃處，入山二十餘里，始見山門。有高閣可望百里，渾河一帶，晶晶檻楯間，閣後有軒，庀岩上，出軒右，行數百步，乃達戒壇。戒壇在殿內。甃石爲之。壇周迴皆列戒神，閣前古松四株，翠枝穿結，覆蓋一院，月寫虬影，幾無隙地。最可喜者，松枝粗於屋柱，去地丈許，遊人持杯行行其上，如履平道，時王則之黃昭素顧升伯丘長儒諸公，俱坐松父中看月。從下觀者，聞咳笑聲，皆疑鶴

鶴之宿樹杪矣。

戒壇山二

戒壇山以洞勝，龐涓洞尤爲諸洞第一。余既登山頂，峯如聚壤，水如曳綯，顧見右腋峯腰間，朱檻掩映，度有異景。遂棄諸公，橫度數峯間，至一徑，迷不得前。適一僧曳杖徐行，余大呼不應，以手招之乃就余。余問師何處人，微笑不答，蓋鬻僧也。余指檻所，僧遂前導，轉山麓可里許，始達洞門。訊他僧，始知所謂龐涓洞。余入洞禮佛禮，偃臥石榻上，脚力稍復，乃命小僧持燭前引。洞中嚴淨寬敞，兩壁石乳滴瀝，成物狀如繪畫者，不可勝計。一井絕深，投以瓦礫，宛轉舒舒，食頃方歇。僧云，此井通渾河，往有人縛一犬置井中，驗之，果從渾河中出，余再探諸洞，俱弇淺，遂返方丈，侈談所見驕諸公。王則之強言不須遊，余笑曰：『至戒壇不見龐涓洞，與坐宣武街宅中何別。』洞中多鵝管石，可入藥，余以語昭素，昭素始大悔不遊。

上方山一

自烏山口起，兩岸亂峯束澗，遊人如行街中，中有村落麥田林屋，絡絡不絕。鰭婦牧子，隔籬窺詫，村犬迎人至接待庵，兩壁突起粘天，中間一罅，初疑此罅，乃狐穴蛇徑，或別有道達巔，不知身當從此度也。前引僧入罅，乃爭趨就之。至此，遊人如行畫中矣。三步一回，五步一折。仰視白日跳而東西，踵屢高屢低，方歎峯之奇，而他峯又復躍出。屢涉屢歇，抵歡喜台，返觀此身有如蟹螯，鄙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爲甕，雖復騰縱，不能出欄。其峯巒變幻，有若敵樓者，睥睨欄楯俱備，又有若白蓮花，花下承以黃鉢，餘不能悉記也。

上方山二

自歡喜台拾級而升，凡九折，盡三百餘級，始登毗盧頂。頂上爲寺，一百二十，丹碧錯落，嵌入岩際。庵寺皆精絕，蒔花種竹，如江南人家別墅。時牡丹正開，院院紅馥，沾薰游裾。寺僧爭設供山肴，野菜新摘便煮，芳香脆美，獨不解飲。

茶點，黃荅芽代茶，氣韻亦佳。夜宿喜庵方丈。其榻者王則之黃昭素也。昭素鼻息如雷，余一夜不得眠。

上方山三

毗盧頂之右，有陡泉，望海峯左，有大小摘星峯。大摘星峯極高，一老僧說峯後有雲水洞甚奇邃，余遂脫巾褫衣，導諸公行。諸公兩手扶杖，短衣楚楚，相顧失笑。至山腰少憩，則所謂一百二十寺者，一一可指數。余已上摘星嶺，仰視峯頂，陡絕攀天，回顧不見諸公，獨憩峭壁下。一物攀蘿疾走，捷若猿猱。至則面目黧黑，瘦削如鬼。余不覺心動，毛髮悚豎，訊之僧也。語不甚了了，但指其住處。余尾之行，入小洞中，石牀冰冷，趺坐少頃，僧供黃荅湯，余啜罷，留錢而去，亦不解揖送。諸公登嶺，皆稱倦矣。呼酒各滿引，黃昭素題名石壁，蛇行食頃，凡四五升降，乃達洞門。入洞數丈，有一穴，甚狹若壺口，同遊雖羸者，亦須頭腰貼地，乃得入穴。至此始篝火，一望無際，方縱腳行數十步，又復閉塞，度此則堆璚積

玉，蕩搖心魂，不復似人間矣。有黃龍白龍懸壁上，又有大龍池，龍盤踞池畔，爪牙露張。臥佛，石獅，石燭，皆逼真，石鍾鼓樓，層疊虛豁，宛然飛閣，僧取石左右擊撞，或類鐘聲，或類鼓聲，突然起立者名曰須彌，燭之不見。頂又有小雪山，大雪山。寒乳飛洒，四時若雪。其他形似之屬，不可盡記。大抵皆石乳滴瀝，數千年積累所成。僮僕至此，皆惶惑大叫。余恐驚起龍神，亟呵止不得，則令誦佛號，篝火垂盡，惆悵而返。將出洞，命僕敲取石一片，正可作硯山。每出示客，客莫不驚歎爲過崑山靈壁也。

上方山四

從雲水洞歸，諸公共偃臥一榻上。食頃，余曰：『陡泉甚近，曷往觀。』皆曰：佳，遂相挈循澗行。少頃至，石壁躍起百餘丈，壁淡黃色，平坦滑澤，間以五彩。壁上有石，若冠若柱，熟視似欲下墮，使人頭眩。壁腰有一處，巉巖攢結，成小普陀，宜供大士其中。泉在壁下，泓渟清徹。寺僧云：『往有用此水熟腥物者，泉輒

伏。至誠懺謝，復湧出如常，故相傳稱聖泉。』余攜有天池茶，命僧汲泉烹點，各盡一甌，有氍毹山，轟飲至夜而歸。

小西天一

自盧溝橋折而西，眼中乍離車鐸，煤塵路上，馬蘭作花，碧紫滿谷，如脫籠鳥，日在條洩，忽觀平原草樹，若歸故巢矣。夜宿野寺，壞殿頽牀，獨畫壁稍可觀。早起，行七八十里。高嶂拒馬首，破壁而升，至壁上則羣峯盡出。對面兩尖峯拔地，起若雙乳。其中一山雄峙，所謂小西天也。度此路稍坦，馬行山麓，上廣下削，若走屋廊間。時天已暮，雷聲隱隱出山腰，相顧憂雨至。亟走，始得達東峪寺。寺門白楊成林，風吹慘悽，夜不能寐，攜諸公飲寺門右隙地，地光淨似人家打麥場。余出一令，每人說一鬼一虎，須一二年間新事，不得引古書中所載者。不能者罰巨觥。一客談虎，旋撰說不成章，滿座皆絕倒。

小西天二